



随心随说

高考分数出来了,老师问学生,打算报什么学校什么专业,学生说:“他们还没有商量好呢。”——“他们”,是爸爸和妈妈。“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呢?”“没想过。我想了也没用的。”

其实一点儿也不用不着奇怪,这是学校常态。如果有学生自己作主填报志愿表,班主任或学校相关部门立刻就会和他的家长联系,并且让他们签字。18岁了,仍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,不敢有自主意识,以后能有什么?钱学森可能不知道这些,所以他一直在那里苦苦地想: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

媒体介绍一些高考高分学生“从来不补课”、“每天睡眠8小时”,可是看看脸就知道未必是真的:眼镜片厚成那样了,没有一个是壮实的。不信的话,测测八百米,可能跑不下来。也有“状元”坦言,除了做题,没什么爱好。

我认识的一个可算潇洒。友人之女,理科班学生,高中三年,好像只用一半心思学习,还有一半关注自己感兴趣的。关心社会,关心他人,爱吃爱玩,用她母亲的话说,像是没心没肺,然而事事有主见。三年时间做了些什么

呢?课外至少读完三百本书,自编自导了一部电视片,两度指挥了班级合唱,练了点武功,基本格斗没问题;双休日去地铁站做义工,到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;高考复习期间,晚上在家给妈妈念诗,谈普希金、叶赛宁、济慈和纪伯伦。学习是不太用心,成绩一度落后,父母对她的生活习惯也不太满意,但她总能说出

让我成为我

王栋生

自己的想法。高考前三个月,她才开始上晚自习,当一模二模考试成绩落后时,家长有些着急,可是她拒绝上补习班,拒绝找家教。模拟时“倒数”,高考考出班级最高分。有意思的是,得知这个结果,认识她的老师并没有谁“喜出望外”,都说:“从没担心过她”,“内心极其强大”。家长说,真的担心过,就这么一个女儿,感谢学校,有她敬佩的导师,感谢那些宽容她,容忍她不做作业的老师,感谢她那些无话不说的伙伴;考上大学没什么,女儿成了一个“我”啦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她高三时写的一篇

杂感,八千多字,批评校庆活动热衷形式,浪费财力,批评接待工作有点势利,疏忽了一些细节,对一些老校友不够尊重。——没有人请她发表感想,可她就是看不下去,因为她爱学校。我想,学生能这样质疑批评学校,恰恰说明学校教育成功的啊,如果不是因为爱学校,一名高三学生会花那么多时间写这个?篇幅相当于十篇高考作文呢。我把她的长文转给校长,校长看过,同意我的看法,说,这个学生很真诚,可以让老师们都看看。钱理群老师看过大为感慨,说,这样的学生要能多一些就好了。

有位老教师看了她的长文,流着泪对我说:“太感动了,我之所以遇到那么多困难而不离开学校,就是因为学校还有这样的学生啊!”当我告诉她作者是谁时,她睁大眼睛惊叫起来:“是她?这个小东西!高兴起来外语考九十多,不高兴就考个三十多!”

有老师托她带本书给我,电话约好在学校前门见面,她送我一小袋米粉做的蛋糕,说,顺便在学校后门口摊子上买的,便宜又好吃;还有很多好吃的,下次再带。

我喜欢这样的学生,学校就该教出这种有个性的、爱生活的人。一个学生懂得“让我成为我”,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有价值的。

1928年夏,胡也频、丁玲同沈从文在黄浦江畔相聚。他们经过商量,决定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(今淡水路280号),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。

至于红黑出版社的筹划过程,《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》提及:“这时,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,带了一千元钱来,是一笔卖房子钱,想投资人股到一家叫‘小有天’的福建菜馆。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,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,讲明三分利息,他父亲同意了。”沈从文的《记胡也频》则谈到:“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,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,想自己办一个出版社,为了一切的方便,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。”

1929年1月,红黑出版社正式开张,《红黑》月刊也问世。三位青年作家起初欲将主办的刊物定名为《红黑创作》,由于不希望内容仅局限于创作,遂改成《红黑》,而“红黑”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。在创刊号上,胡也频特意作说明:“‘红黑’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,或激烈与悲哀,或血与铁……我们取用‘红黑’为本刊的名称,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。例如‘红黑要吃饭的’这一句土话中的‘红黑’,便是‘横直’的意思,‘左右’的意思,‘无论怎样都得’的意思。”三个人曾分头到上海各书店察看刊物销售情况,《红黑》月刊第一期很快就卖出近千册,这个数字在那时已属比较可观。在《红黑》月刊亮相之际,红黑出版社也开始推出“红黑丛书”,第一种是丁玲选编的《也频诗选》。接受其他出版机构委托,红黑出版社同时还编辑《人间》月刊和“二零四号丛书”。

当年,胡也频、丁玲、沈从文与施蛰存有过交往。施蛰存的《滇云浦雨话从文》回忆:“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地到虹口来,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。他们俩来的时候,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,编刊物,管家。他们三人中,丁玲最善交际,有说有笑的,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,帮衬丁玲。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,只是眯着眼睛对你笑。”紧张工作之余,胡也频、丁玲、沈从文都坚持文学创作,曾以“红黑丛书”和“二零四号丛书”名义推出多种小说单行本。

然而,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书店,钱却迟迟收不回来,红黑出版社勉强支撑了大半年便不得不歇业。为了偿还债务,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,胡也频到济南一所高中教书;丁玲在申城逗留一段时间,也去了山东。

一望无际的太湖,却好好的天气,霎时,黑云满空,天色昏暗,电光闪烁,大雨如泻,整个太湖变成了一颗灰黑色的珍珠,晶莹剔透。

暴雨将陆巷古村涂得干干净净,高高的牌楼、黛瓦粉墙的民居、宰相官宦的宅第,掩映在一片橘园之中,纤尘不染。史载,宋室南渡,途经太湖,见东山雄峙湖中,清幽静谧,遂有多员战将把家眷安顿在此,辟建了一座六条巷的村庄,故名陆巷。风景只在途中好。从

太湖畔散落的明珠

严宝康

陆巷出来,便去了席家花园。席家花园又名启园,原为席启荪的私家花园,1933年席氏为纪念祖上在此迎候康熙皇帝,兴建了这座花园,“柳毅井”、“古杨梅树”、“康熙皇帝御码头”,构成启园“三宝”。

来到旺山,则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致。旺山以都市农业为定位,被誉为“苏州最美的山村”。旺山风景区里的磴崧岭,竹林深深、流水激荡,“万竿绿竹影参天,风曲鸟鸣入山幽”,漫步林间小径,尽可放松心情,享受这天然氧吧。一座雕花楼,令人叹为观止。雕花楼在江苏境内有两处,一处是在苏州东山,一处是在泰州高港。我这里说的是,东山雕花楼。东山雕花楼原名春在楼,典出清代诗人俞樾名句“花落春仍在”。大楼原为“上海棉纱大王”金锡之私宅,建于民国11年,全楼建筑砖雕、木雕、金雕、石雕、彩绘、泥塑艺术巧夺天工,有诗赞曰:“此楼应是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闻”。

暴雨间隙,游艇迎着湿漉漉的湖风一路劈波,将我们送上了三山岛。岛上虽无高山,但山水默契和谐,情趣迥逸。穿过岁月的云雾,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,三山岛生活着母系氏族部落若繇余氏先民。岛上古迹不下百余处。我与一老农见面相遇,他对我说,“岛上古迹多着呢,唐代石佛,明代古桥,以及花石纲遗址、蠡墅山等,您都可去看看”,正是这些散落的古

子路篇载:子曰: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,不说也。及其使人也,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,说也。及其使人也,求备焉。”

事,侍奉、服事。说,同悦,高兴、喜欢。道,此处译作原则。器之,器是才能,人才,在此作动词。器之为量才使用之器,后有器使一词。求备:求全责备。

孔子是在说:“在君子手下做事容易却难以让他喜欢,讨他喜欢而不讲原则,他不会喜欢。到了用人办事时,总会量才使用。在小人手下做事很难却容易让他喜欢。不讲原则地讨他喜欢,他也喜欢。到了用人办事时,只会求全责备。”

孔子反复将君子、小人加以对比,从各方面给弟子描绘正反两类人物形象。此章又是一例,主要讲人际关系,以及用人问题。不难看出,孔子并未讲什么道理,而是平静地叙述事实和作出判断。应该说,这是孔子的经验之谈,观察很细致,结论很深刻。

至于君子、小人何以会有上述表现,则需后学者自己领会和分析。古今学者均已给出自己的解释。大体说来,君子“易事”,乃因君子仁慈,尊重他人,待人亲和。《说苑·雅言》载:“曾子曰:‘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,是夫子之易事也。’”就是有力的旁证。做君子下属,或为君子同事,会觉得轻松、自在,自信、自尊容易培养,因此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幸事。君子“难说”,缘于君子厚重,律已严格,处事谨慎,追求质朴,喜怒不会轻易形于色。君子对人和事自有一套标准,现实的好与差通常不出其预判,因此镇定自若,缄默如山。人在君子侧,宜察言观色,审时度势。无论是做事,还是日常生活,想让君子欢悦,而又不走正道,不讲原则,则难逃君子慧眼。君子非但不高兴,反而会排斥、拒绝乃至厌烦。其实,出于个人利益讨好君子,本身就是“说之不以道”。认真做事,管好自己,根本不必考虑“说之”,君子看在眼里,自会高兴。君子立身既正,又深知人各有优劣长短,故用人不会讲亲疏、私谊,只会根据实际需要,按照每人的品质、才气、能力,加以妥善安排。

小人与君子恰恰相反,缺仁、少义、不信,且私欲极重,一切以自我为中心,是小人的普遍内在特征。他们无论是自大还是自卑,待人都会刻薄,以对其是否有用、有利而分程度的轻与重。所以,在他们手下做事很难。遭受他们的冷眼、白眼,那是最轻的,要时刻准备承受他们的冷嘲热讽、吹毛求疵,甚至劈头盖脸的怒斥。他们不考虑主客观条件,不从实际出发,一味苛求下属做事完美无缺,为其增光添彩。其下属不自由,不舒畅,常常无所适从,如履薄冰。小人欲壑难填,但心胸其实狭窄,格局其实不大,一点点虚荣的满足,一点点利益的获得,一点点欲望的享受,都能使他们高兴一时。也就是说,有心计的下属想讨小人上司的欢心,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,不管以什么方式方法,投其所好便是。当然,这种讨好是很卑下的。

今人学习此章,无论是身处一定位置的领导者,还是无职无权的普通员工,都能从中得到启发。想想身边的人和事,想想自己的言与行,君子乎?小人乎?抑或君子、小人兼有之乎?

迹,记载了太湖地区久已逝去的风景,再现三山“史前定居者”的生活画面。

三山岛气候温和,四季花果累累,除有“洞庭红”橘外,更有名果“龙眼”为全国所罕见。岛上家家培植盆景,堪称水碧山翠小蓬莱,清吴庄《三山》诗赞曰:“长折龙气接三山,泽厥绵延一望间。烟水泽中分聚落,居然蓬菜在人寰。”

东山、旺山、穹窿山、雕花楼、紫金庵、三山岛、席家花园、陆巷古村,宛如一颗颗散落在太湖之畔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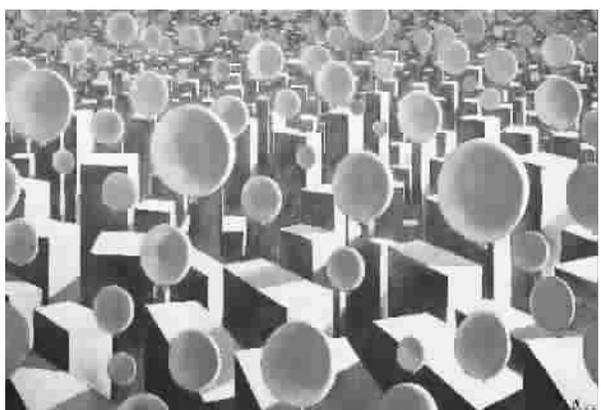
盛夏食瓜,本为防暑降温。清人赵翼越王抱冰的典故出自《吴越春秋·勾践归国外传》:“越王念复吴……苦身劳心,夜以继日”“冬常抱冰,夏还握火”“冬寒抱冰,夏热握火”与“卧薪尝胆”一样代表励志。作者以勾践励志之远例,引出瓜瓢敷身之近事,虽是“戏书”,但绝不凭空,而是事实直说。满身贴了瓜瓢,表皮当然凹凸不平,就像战国时晋国的豫让“漆身为厉”那样一个“癞子”了。又因瓜瓢色红,“满身红得血淋漓”,确是既直白又形象的实录!

瓜瓢降温

尽管瓜瓢可以贴得冷意沁心脾,但现在的降温措施要先进多了。

昔日红黑出版社

朱少伟



热情的城市 (油画) 萧磊

我搬进了一套大房子,在等待动迁房钥匙之前,我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,待在这套毛坯房里。

租来的房子,一定是别人的。我没理由也不打算对它进行包装,所以,每天在水泥地上磨来蹭去。

我每天站在水泥上想一些事,想到了什么,有的就会去做。想到句子,似乎很短,中间也没有什么修饰,我把它记下来,就像择药芹那样,把多余的、毫无用处的叶子剔干净,形成某篇文字的某处段落——水泥地,是一个人生活的真实状态。

地面上的纹路,如一张未着油漆的木桌,肌理是清晰的。那些晾晒衣物落下的水滴,呈一种不受拘束的恣肆奔跑状。有时,一行水滴有意无意,漫淫成一个画派的印象。

毛坯地,刚开始是浅浅的一层灰尘。我每天习惯用手拿扫帚扫,或者用拖把去擦拭,灰尘越来越少。在我经常活动的区域,水泥地面变得熨帖光亮,那些地方,显然比其他地方多出一层“包浆”。包浆,据说是一种温存的旧气。在紫砂茶壶上,手指的摩挲,日积月累产生的印痕。或者,一座城市风

格和个性,时间磨去了建筑物外表的光泽,而附一层沧桑。

从前农人的房舍,地面就是一层土坷垃。春夏秋冬,忙里忙外的进进出出,地面踩夯实了,而有圆润的“疙瘩”。在江南园林,过去大户人家的地面铺瓦砖,砖面上泛一层幽光,千金小姐在上面款款而行,裙袂飘曳,走过那些细细密密的心事。

不曾想到,水泥地面上,人走

住毛坯房

王太生

的次数多了,也会有一层包浆。不过,那不是用手掌或手指,而是用脚和鞋底。人在室内走来走去,地面上,也就有了一层往来踱步的痕迹。有时我在想,一个人的念想,有没有一层包浆?比如,这个人高兴了,或者闷闷不乐,那些碎步,在心里凌乱地走来走去。一个人徘徊、踟躇,在寂静处,在他的脚下,没有任何作铺垫装饰,脚板摩挲在朴素的地上踩出来的“包浆”,记录一个人在粗糙环境中的真实想

法。我想,那大概是有的,只是在那个人的心里,并不容易显现。

那些“包浆”,忽明忽暗,有成功的暖色和挫败的冷色,是心灵深处记忆的底片,思与想所经历过的。有些人总是活在自己所包装的美好里。地面上的“包浆”,在石材和木材的地板上,是不易觉察到自己痕迹的。那些痕迹被擦去,就像一个人,在正午的太阳下,看不见自己活动的影子。

有时候坐在自己的屋顶上,气定神闲。有一次,太阳能坏了,我找梯子爬上楼顶,刚开始是战战兢兢,来回爬上蹿下,也就如履平地。那天,我敞开心扉,一个人坐在春天的屋顶默默地抽烟,我看到远处的田畴、河流,近处几只麻雀在屋顶缝隙做窝,它们和我一样,为了生活,在阳光下跳来蹦去。不着过多的修饰,没有功利和伪善,让我看到的缝隙和裂纹都是真实的。鼾眠与栖居,是那样地呼吸均匀,神态安详而谦卑。

十日谈

生活小记

没想到钟点工回一趟老家要花那么多钱。



热情的城市



夜光杯